

傳遞快樂正能量

阿咧與怪獸

文、圖 / 鄭芳和



阿咧的怪獸棲息在宛如枯山水的庭園 裝置藝術
西元 2021 年。

「有怪獸！」恆春半島的上空，驚見不明飛行物在高空盤旋，數日後在颱風來襲月黑風高的夜晚，侵入車城海口港的「看海美術館」。怪獸張牙咧嘴，露出雪白的兩排大尖牙，溫溫吞吞盤踞在美術館頂樓。

演化的新物種，春江怪獸

背著行囊的怪獸，身高 1,400 公分，400 多公斤重，名為春江，由南海的南山竄出，追風萬里，忽然變身為藍色的保護色，與屏東湛藍的天空、夢幻的群山合體，瞬間成為恆春半島的藝術新物種。

而春江大怪獸的另一個同伴也著陸在一樓展廳，一棵枯松立在一片白細沙上，沙上有著一波波如水般的圓形紋理，宛如日本京都寺院的枯山水庭園。在純淨、寂靜，充滿禪意的自然山水中，怪獸自由棲息，與萬物合一。觀者行走在黑檀木步道中，靜觀濃縮宇宙天地的枯山水，也許可以使不安的心停歇、沈澱，面對生命的自然枯滅生湧悲憫之心。

此外，怪獸也現身在二樓的十餘幅水墨畫中，出沒在屏東當地的福安宮或海生館，與屏東的洋蔥、鳳梨等植物共生。大型充氣怪獸雕塑與枯山水裝置藝術及水墨三位合為一體，共構成藝術家阿咧的「春江獸夜月」個展（西元 2021 年）。



阿咧小檔案

阿咧本名葉信泓，做過電影放映師…等，後來從事插畫創作，曾參與動畫角色設計，現在捏陶，滿腦子都是各種外星人與怪獸，只要拿起筆，就能生出源源不絕的怪奇造型，創作陶偶的契機始自多年前經過社區大學的櫥窗看到陶偶作品，連續數年與藝術基金會合作粉樂町。

阿咧《馬蓋仙》西元 2019 年 黃銅雕塑。

物種會滅絕嗎？

人類在地球上生生不息，大量繁殖人口，大肆擴張領土數百萬年，一切事物都依人類的價值構思，形成主宰萬物之主的「人類中心主義」。許多物種為適應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或汙染，不得不進行演化，才得以存活。因此地球上的生物正演化出奇特又怪誕的物種，有如電影或動畫中的狠角色一般，駭人耳目。演化生物學家羅索斯（Jonathan Losos）曾在書中表示，差不多你能想像到的生物型態，都曾在生命演化史的物種中出現過。當世界的各種物種正受到致命的滅絕危機，人類是否會滅絕尚不可知，但人類已成為一支正在改變地球生態，窮凶惡極的演化大軍。

那些不可知的物種，他們的演化無論

在過去、現在或未來，無論在地球或其他星球，在在都激發電影製作人，以豐饒的想像力加以繪聲繪影地塑形，甚至跨物種拼貼，演化出更多無以名之的怪異物種。

電影上巨大的金剛，或嘶吼的惡龍，或受到人類核輻射感染而變異的哥斯拉，叢林之王巨蟒，海洋霸主鯊魚，等等無奇不有的怪物，甚而嗜血、可怖的怪形、異形等異世界生物，在電影情節中出沒無常地拼鬥、血戰，血腥、驚悚畫面不斷。從原生種生物到變異生物到外星生物，導演挖空心思創造各種奇異物種，且不斷打怪，深深流露盤據人類心靈中對生物猛獸的恐懼。

導演無所不用其極地製造面目猙獰的怪獸，結合高科技與高潮迭起的劇情，讓



怪獸、異種生物面對面的對決，大廝殺的慘烈格鬥，不禁讓人思考生物之間是否也存在著共存共生的和諧共榮哲學？

古生物學家發現地球歷經五次的生物滅絕事件，他們一致認為人類正在目睹地球史上第六次的大滅絕，而人類會滅絕或演化成新的物種，繼續稱霸地球嗎？也許電影上，我們想像得出的怪獸，未來將一一現身，人類與怪獸勢必將決戰一番，一如大部分電影的驚悚劇情，果真如此嗎？

人類與怪獸共生共榮

藝術家阿咧先生（西元 1976 年～）（以下簡稱阿咧）並不如此認為，阿咧的 10 公尺水墨畫長卷〈仙遊春捲圖〉（西元 2019 年），諸多大小不一的怪獸與或坐或立或彎身或躺臥，與新演化龐大身軀的人類，共同遊走在森木、小島、巨石、村落、擂台或基地。沒有人獸爭戰，也沒有互搶棲息地，人類與萬物和平共處，人類與其他生物融為一體。阿咧以粗細不一，富節奏感的水墨線條，描繪出人獸共處的新樂園，建構自由自在，共生共榮的烏托邦世界，透顯出阿咧對怪獸的包容與悲憫心境。

另一幅〈人山人海也有怪獸〉（西元 2019 年），上百餘隻長相各異的怪獸，由山林遊走到擁擠的都會，神態自若。有的攀上屋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坐臥街頭；



- 1,400 公分高的《春江獸》盤據屏東看海美術館頂樓西元 2021 年 大型充氣裝置。
- 《枯山水》中自在徜徉的怪獸 西元 2021 年 陶土。

有的玩滑板；有的行走；有的運動，不同的物種在人間一切安好，從不打架滋事。

早年擅於畫傳統國畫的阿咧以水墨畫線條勾勒奇形怪狀的怪獸，布滿畫面，動靜之間自成虛實，而人好像淹沒在怪獸群中，頓時顯得渺小。當滿目所見皆是可愛的萌怪獸時，人反而成為奇怪的動物了。

怪獸群牠們有的是在地球新演化的生物，也或許有的來自其他星球，都在地球相遇，釋放不同層面的能量。怪獸與地球連接，或許將在地球演化繁衍並生根，牠們不再是一時迷走人間的存有，將與地球的自然生態維持新的平衡，與人類一起尋找和平共處的處方。

密實的畫面，充盈著怪獸，並不混亂，反而有種能量飽滿的律動感。地球因形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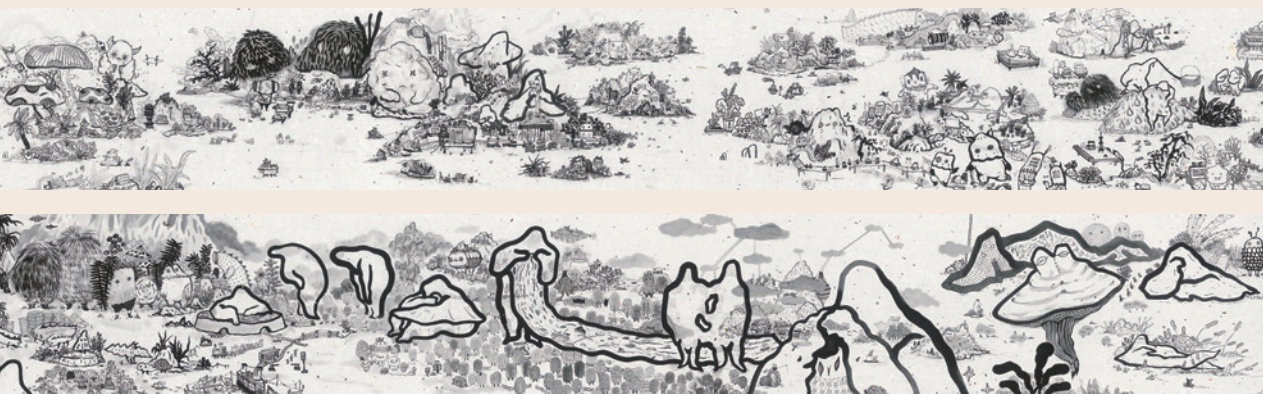
色色怪獸的嬉遊，如同展開一場生命的盛宴，迎接著新的生命能量波。

宅少年的卡 / 動漫科幻片

從小就喜歡看卡通或看超人力霸王或戰隊、星艦迷航記等等數不盡的科幻影片的阿咧，尤其小時候曾去過幾趟日本，日本的動漫片更是深深吸引著他，他也像一般小孩子喜歡組合機器人、戰車、飛機等

模型玩具。然而阿咧不是只有看看、玩玩而已，他會隨手畫一些卡通人物或機器人，再去影印，分給同學們上色，那似乎也是一種快樂的分享。

常常愛宅在家看動漫畫的阿咧，對螢幕上的怪奇猛獸總是充滿好奇與興趣，運動對他來說是奢侈，唯一不奢侈的是他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塗鴉，畫上一個下午仍意猶未盡，他的想像力在孩童時已逐漸澎湃



- ❶ 阿咧《仙遊春捲圖》長卷 西元 2019 年 水墨。
❷ 阿咧《人山人海也有怪獸》西元 2019 年 水墨。

起來。

看了無數的動漫畫，阿咧不解，為什麼人類總是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地殲滅怪獸，起初他也是因英雄氣概站在正義的一方，除惡務盡。漸漸地他竟覺得面目猙獰的怪獸，並非十惡不赦的惡霸，他反而以同理心轉移陣地，站在常常被人類霸凌的怪獸陣容。他悲憫認同怪獸，從此怪獸成為他心目中的英雄，雖然在影片中牠常常被打到爆。

喜歡畫畫的阿咧考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以為是快樂的時刻來臨了，從此可以盡情地畫畫，誰知他竟陷入青春的陰鬱，度過生命中晦暗的時光。他就讀的是國畫組，學校老師為厚植他們紮實的筆墨技巧與構圖能力，要求他們不斷臨摹古畫或一星期繳出二百張梅蘭竹菊四君子畫。平時看的都是最現代的科幻片，聲光化電，驚悚萬分，而手上畫的宛如回到上

古的士大夫時代。對刻板的作業他總是無奈的畫著交差；他反而不斷地在街頭速寫，更不忘隨身攜帶速寫本塗抹他喜愛的怪獸，以彌補心裡的不平衡，填飽自己的創作慾。

由插畫家到玩具設計師

揮走了鬱卒的歲月，就業對阿咧來說，又是一項沉重的考驗，他做過電影放映員，當過出版社的美編，也在廣告公司做設計，甚至是毛衣工廠助理，但任職最長只待過 11 個月。他不適應團體生活也不喜歡朝九晚五的上班模式或總得加班，最後選擇畫插畫。自由接案的 SOHO 族雖然自由，然而物質生活並不寬綽，他總是有一餐沒一餐地艱苦度日。

但是對於創作他卻十分堅持，他曾在新北市租頂樓創作，冬天寒流來襲，他必須裹著棉被作畫；夏天氣溫飆到 50 度以上，



阿咧與他的怪獸家族。

他在高溫下揮汗如雨照畫。有幾次他的收入快見底了，他也只好枵腹不輟地畫，或是到垃圾堆尋找舊玩具，改裝再上網拍賣。他長達六、七年沒固定收入，但是他始終不間斷地畫。

阿咧曾為報紙的「浮世繪」版畫插畫，也為小典藏雜誌畫插圖，更為許多本書畫封面與內頁插畫。例如《親愛的外星人》、《我把爸爸養在魚缸裡》、《四宅村：曲折離奇的現代靈異奇譚》、《午夜의鋼琴聲》、《神跳牆卷－初戰風禾島》等等。他也為一些雜誌畫美少女，但也忘情地塗鴉他的怪獸。

阿咧最早斬露頭角的是在插畫界，但生活仍十分拮据。從小就喜愛收集玩具的他，看到許多他喜歡的公仔卻玩囊羞澀，

他又想擁有別人沒有的獨特玩具，索性自己動手以紙黏土捏塑公仔，不意卻為他自己開拓出另一片天地。阿咧在西元 2005 年與西元 2008 年先後獲得兩次「設計師玩具比賽」金獎，意外地崛起於玩具界。

阿咧得金獎的作品〈onon〉，又似發音旺旺，長著四隻短腿，全身雪白，胖胖的四角身軀，鼻子嵌著黑色小圓球，頭上頂著燈炮，面頰泛出緋紅，害羞又碩壯的可愛造型，是他從狗身上發想而來，但觀者都以為他捏的是豬，阿咧希望觀眾有自己的想像空間，是豬也是一種想像。

當阿咧玩紙黏土形塑玩具時，他頓時發現他對 3D 立體的感覺比 2D 的平面繪畫更加敏銳，而且更能具體地呈現他自己的想像空間。他在社區大學學陶藝，從此一

頭栽入陶藝創作，由紙黏土到陶土又是一番如火般的淬煉功夫。

邁向陶藝之路的怪獸之父

由水墨畫到插畫到紙黏土玩具，再到陶藝，每個材質的轉換都是跨界的新嘗試，阿咧一旦找到感覺他就會全力以赴做出一番成績。而捏陶、燒陶最令他氣餒的是，往往一隻隻怪獸出窯時，卻被燒得粉身碎骨，他的心也碎了。

幾經失敗後，阿咧終於找到秘訣，他在捏陶時儘量不把空氣包進土裡，且既溫柔又細心地善待陶土，並在土中預留了氣孔。每一隻怪獸在他體貼地捏塑下，出窯時都靈活靈現，好像他親自懷胎的小孩。

而這些小孩卻又是各式人種都有，阿咧說：「我做怪獸與人一樣，有白皮膚、黃皮膚與黑皮膚，我想藉著膚色表達大家和平共存意念。」，阿咧透過怪獸傳達世界大同的理想，而膚色的色澤全靠塗抹釉色，他把從前畫國畫的色調，運用在立體的陶藝上，並且自行研發各種技法，疊出多層次的釉藥。當釉藥往下流動時與另一種顏色混融，產生有如水墨渲染般的效果。阿咧就在造型的捏塑與釉色的交融中，在自家的秘密基地，繁衍出一隻隻不同膚色的怪獸，與牠們相依為命，共唱〈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牠們自成怪獸家族，而阿咧則成了「怪獸之父」。這位

怪獸之父原名葉信弘，但他自號阿咧，取日文的「あれ」即「那邊那個」之意，他說那是外星人初降地球時所發出的第一聲叫聲，他幽默的想像力由此可知。

西元 2011 年阿咧受邀參展由藝術基金會舉行的「粉樂町」藝術祭，這位怪獸大家長親自率領他旗下的成員，一一入駐五十間臺北東區最頂級的精品店。每隻怪獸都受到店家無比的禮遇與眾人的青睞，當阿咧去探看他們時，高興地表示：「我的孩子都找到了好歸宿。」，而他則繼續窩居在他的老地方。而藝術基金會也因為他的怪獸系列作品表現突出，願意資助他專業創作 5 年，從此阿咧不必再像以前為了養家活口必須東接西接其它案子，如今只要專心玩陶即可。

幾年後，藝術基金會幫阿咧舉辦「Re 咧 tionship」個展，阿咧以感恩的心，特別將主題訂為「關係」，他覺得在創作過程中遇到許多貴人的協助，他透過捏陶成形的怪獸傳達與人的互動及人與獸或獸與獸之間的關係與對話。

人生的際遇有時難以想像，而人生道路的迴轉，往往發生於瞬間。像阿咧與藝術基金會合作，竟是他為了糊口在創意市集擺攤，賣些他畫的明信片與陶偶，生意並不好，卻無意間被前來逛市集的基金會總幹事發現，進一步了解他的作品後，展開藝企合作的契機。而阿咧也曾經為金士



《來趣一陣瘋》西元 2021 年 水墨。

傑所主演的電影《不倒翁的奇幻旅程》擔任劇中動畫的角色設定，繪本繪製與道具製作。這次因緣是阿咧適巧在臺南一家藝廊開畫展，剛好導演前去觀賞，之後製作人便與他聯絡，於是阿咧開始了他不可思議的奇幻之旅。

想像力有多重

為人憨厚，寡言的阿咧，常常把吃苦當吃補，往往在最艱苦的時候，他的人生忽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又一村。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阿咧在山窮水盡時，的確常常坐看雲起時，他感覺白雲變化萬千，不可捉摸，幻化無窮，豐富了他的想像力，成為他創造角色的發想，反而忘記肚子尚未飽足。

最愛看科幻電影的阿咧，許多怪獸的創作靈感常常得力於電影的啟發，例如

他看了《黑暗天際 (Dark Skies)》，一部描寫一家人受到外星人入侵的驚悚恐怖片後，他受到電影的激發便隨手捏了 20 隻「黑森林騎士」，隻隻造型不同，面目怪異，有點壞又有點可愛，他說他腦海裡盈滿了許多外星人，提供他源源不絕的創意。而看了《假面騎士 (Kamen Rider)》系列後，他會自動將正義的一方，由改造人變身的假面騎士與邪惡組織的形象，結合為一，成為亦正亦邪，不正不邪的新角色。

許多人都很好奇，他的想像力從何而來，他覺得觀察日常生活中的一景一物也是靈感的來源。譬如阿咧看到家裡插座的三個孔，就把它變成人臉再加簡單的幾筆就成為一個機器人；或看到一個滿是皺褶的機車墊，便構畫為怪獸的頭；有時地上的一灘水，那不規則的形狀有如抽象畫，也都化為怪獸的形體或故事中的角色；或



看到路旁豎起的路障；或餐桌上任意堆放的餐碗，都是引發他的創作基點。所以阿咧自稱為「旁觀者」，總是以一雙敏銳的眼，靜觀他生活周遭的事物，就像小時候他去日本，他就觀察到販賣機裡的飲料，怎麼顯得特別削瘦，而引發他的好奇。

德裔瑞士籍現代畫家保羅·克利 (Paul Klee)，作品充滿詩意的童趣與夢幻美感，他曾說：「我們有兩隻眼，一隻是觀看的眼，一隻是想像的眼。」，因而克利作畫是畫出自己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再融入自己的感覺與想像。他認為繪畫不是畫你肉眼所看到的，而是畫你心裡所想的，所以克利始終只想像小孩一樣畫畫，因為小孩比較沒有太多框架與包袱。

想像力到底有多重要呢？阿咧以他的〈想像力有多重〉來詮釋，那是一隻圓胖胖的象，與瘦細細的水滴男孩，共同結伴

冒險旅行的故事組合。他把象鼻捏得很長，能吸吮水滴男孩的頭，當男孩的頭被吸住後，胖胖象馬上就知道男孩正在想什麼，而想像力愈想就愈膨脹如雲朵般輕飄飄，化解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因而想像力對他而言是不可言喻的重要。

阿咧的陶藝怪獸都是他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所捏塑出的結晶，他真正實踐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所說的名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因為想像力是無限，而知識往往有它的侷限性。為了及時捕捉他的想像力，阿咧隨身攜帶一隻黑色的筆與速寫簿，當有所觸發時，他便一發不可收拾地畫下他的想像圖象，他所累積的怪獸速寫都成為他創作時的參考圖檔。

阿咧酷愛畫稀奇古怪的未知生物，

不是他不會畫寫實的造型，他在學校時素描還是拿最高分，他只是不想乖乖地畫出他所見，只想畫出他的想像力，他感覺他的腦海裡一隻隻怪獸爭先恐後地蹦出來，所以他只有不斷地畫，把牠們釋放出來。

「而畫怪獸可以誇張，可以可愛，可以美，也可以不美，沒有標準。」。的確如阿咧所言，怪獸的造型正是他想像力的最佳解放。他所塑造的怪獸也不是乖乖型，常常是愛搗蛋，有點俏皮，有點古怪的可愛呆萌生物。他說：「我不喜歡乖乖牌，我就是乖。」，乖是社會需要的典範，而不乖才是藝術家的風範。阿咧透過手作的怪獸，表現出他的真性情，與作為藝術家的自由意志。

宇宙怪獸，傳遞快樂正能量

就像阿咧十分喜愛的奧地利維也納表現主義畫家席勒 (Egon Schiele)，他繪畫中的人物扭曲、不安與神經質般的線條，彷彿直透靈魂的隙縫，直入情與慾，愛與死的恐懼深淵。相較於阿咧，早年初畫美少女插畫時，把美少女畫得十分憂傷，以線條傳達美少女內心甚或是他自己內在壓抑的情感，透顯他內心受到生活的壓迫及原生家庭的糾葛，與求學時代馴服於體制的種種不安情緒。把美少女畫成甜美的悲傷，也是一種美，在悲傷中觸及到自己不安的靈魂，無形中情感也獲得了紓解。

當阿咧感知內心的悲苦後，他逐漸調整心緒，洗滌畫面情緒，維持內在的平衡。他的內心充滿了溫暖，捏在他手裡的土也有了溫度。阿咧直覺地認為正能量會帶來好的開始，他說：「我的作品要讓大家快樂」，他把天生本具的幽默感融入陶藝創作中，例如〈榴槤刺蝟〉把植物與生物混種，演化出一個圓滾而全身布滿刺的小怪獸；〈栗子狗〉將棕色的栗子與狗的造型混搭，塑造成圓嘟嘟的可愛怪獸；或〈討厭鬼〉頂著不規則的大頭，全身矮胖，短小的手向左右揮開，好像要把別人支開，以他為優先；〈章魚老大〉以八爪章魚為怪獸頭的怪異生物；〈藍色吶喊〉每到星期一就吐舌吶喊的藍色小怪獸。

阿咧的宇宙怪獸沒有什麼大敘述的結構，也沒有乘載重磅的歷史意義。他說：「我用愛心、專心和真開心完成。」，阿咧以三心合一孕生的外星怪獸，來到地球傳遞的是正能量，來自火星的阿咧希望地球人過得快樂。快樂對地球人來說確實是種奢侈，然而快樂本是天賦人權，而我們卻自己剝除了自己的權利而不自知。但是，至少你看到阿咧的怪獸，內心那一剎那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內在的沉重頓時變得輕盈，那是心靈的愉悅指數。當全球的疫情起起伏伏，人類飽受病毒的鞭笞，保持快樂的心情遠離恐懼不安，正是與病毒共處的最佳良方。

怪獸家族走入美術館動漫雙年展

酷愛日本動畫的阿咧，他出生的西元 1976 年，前兩年正是日本動畫《宇宙戰艦大和號 (Uchu Senkan Yamato)》(西元 1974 年) 於電視台初次播出。身處卡 / 動漫世代裡，阿咧自幼就深受薰陶，開啓他對童年的夢想，與無限的好奇及想像力結伴自由翱翔。

與阿咧同樣的新世代，許多藝術創作者，共同成長於大眾媒體與網路時代，他們與大眾文化及網路科技水乳交融，紛紛運用卡 / 動漫文化與元素，進行平面繪畫、

立體雕塑、陶藝、裝置作品或動畫等創作，在當代藝術上扮演新的角色。策展人陸蓉之將這類當代藝術的新風貌，歸之為「動漫美學」(西元 2004 年)，並提出四個特色：一為青春美學的膜拜，二為豐富的敘事性文本，三為動畫中的色光藝術，四為動漫產業所帶動的應用藝術美學和巨大的創意產業產值。

西元 2009 年臺北當代藝術館盛大舉行動漫美學雙年展「視覺衝擊，動漫特攻」，邀請來自 30 國，近 150 位國際藝術家參展，村上隆 (むらかみ たかし) 與奈



阿咧「宇宙常遇」個展 西元 2019 年。

良美智(なら よしとも)都受邀展出，動漫美學藝術家已在當代藝術中衝鋒陷陣，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角色。

西元 2013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接著舉辦「愛你一生一世—動漫美學雙年展」，展現新世代藝術家所擁有的虛擬特質與奇幻多變的想像力和自由無限的表現力。此次阿咧受邀與其他亞洲藝術家 40 餘位共同展出。阿咧以一組二十餘件的陶藝組成作品〈怪獸家族〉(西元 2013 年)參展。曾



阿咧《黑森林騎士》西元 2016 年 陶藝。

經作為動畫角色設計師的阿咧，以他豐富的角色塑造經驗，捏塑家庭成員，並一一命名，自成一家人。

阿咧與他的怪獸感情甚篤，常常與他們對話，細語綿綿，也帶他們去山顛水涯出遊，甚至出國到日本北海道，讓他們熟悉地球的生態景觀。阿咧有一座隱沒在他靈魂深處的奇幻星球，在那星球他愛他的怪獸們如膠似漆，不只一生一世，即使他的怪獸都是土，然而一旦搏泥成偶時，便具有了生命力，在他心中他們都是實存而溫暖的有機體。

愛的怪獸跨性別、跨物種又跨界

而在怪獸星球裡，對於愛的定義是什麼？愛是很單純的跨性別之愛，在阿咧〈他啊她〉的陶藝作品中，他設計兩個角色，他他米和她她米，兩人因愛而相遇，但又另有一個中性角色他／她，偶爾也來相伴，他們也不介意他／她的存在，只是這個中性角色是喜歡他或她，他們也無妨仍是三人一起看風景。阿咧以純粹的赤子之心，演繹他愛的星球裡愛的哲學——一種超越的，分享式的愛。

西元 2018 年 12 月阿咧的怪獸，開著牠們一列列的宇宙戰艦，著陸於鶯歌陶瓷博物館，進行〈陸上行舟〉大展，與人類見面，展現牠們的戰鬥力，不過牠們是為

愛護地球而來，以愛的正向能量與人類和平共處。主艦《尚達號》諧音「上大號」，以浴缸、馬桶為船身造型，它前進的能源為人類健康排泄物，且可上岸緩慢走路，因為它長著多隻腳。艦長呼籲地球人生在繁忙的生活步調中，最好能放慢腳步，淡定生活。

翌年阿咧在台北一家畫廊推出「宇宙常遇」個展（西元 2019 年），既展出水墨畫，也展出陶藝，平面的水墨怪獸，忽而變身立體怪獸，媒材轉換自如。如今玩了十多年的陶藝，他又熱衷雕塑，他覺得做雕塑十分辛苦，尤其要以化學藥劑腐蝕銅的表面，且又須高溫燒烤，才能達到他要的表面肌膚的斑駁生命力。

然而阿咧仍樂在其中，因為可以跳脫電窯的尺度限制，更重要的是黃銅雕塑適合放置戶外與大自然結合，讓雕塑不只是雕塑，而是隱身在大自然中，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實踐他的怪獸美學—「自然風景裡本來就會有怪獸的世界觀」。怪獸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道風景，就像春江怪獸與美術館的合體。也許未來臺灣各地常常會有怪獸出沒，成為地球的新住客。

在創作上阿咧一路走來，由水墨到美少女漫畫，到插畫到壓克力畫，再到玩具紙黏土、陶藝，又走到雕塑，他不畏怕轉換媒材，且樂於挑戰跨界。在審美上，阿

咧整體的陶藝怪獸造型，是他跨物種想像力的極度發揮，他的怪獸造型不一定對稱但一定是具有平衡感的有機體，牠們的美是介於可愛與醜怪之間，有種古怪又童趣，幽默又有個性，甚至有的造型是以醜為美的醜醜美。

此外，陶藝的釉色或雕塑的表現肌理，貼合著水墨的筆痕或暈染的效果，透顯著自然的紋理與色韻，使色調呈現古樸的拙趣或一種簡約、質樸、不均勻、不完美之美，與一般動漫美學作品的亮麗炫目迥然不同，反而具有一種雋永的韻味。優秀的作品往往蘊含一種哲學的意涵，阿咧的作品便含蘊著一股同理心，作品雖然都是他虛擬外太空星球的怪獸，卻散發對地球人的愛，也許是他早年歷經生活的諸多磨難，而以作品表達他對宇宙大千世界的關愛，希望人類與外星生物和諧共生。

阿咧玩心未泯，童心未失，充滿正能量，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藝術家。👉

看海美術館小檔案

「看海美術館」前身為閒置的海口候船室，為了不浪費資源，海口港候船室經過兩年整修，結合依山傍水的地景，瞬間化身能夠盡收山海美景的藝術新天地。串起小漁村旅遊亮點。

地址：屏東縣車城鄉海口路 1-12 號